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武經總要後集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畢所謂

武經總要後集卷三

宋 曾公亮等 撰

故事三

方畧 權奇

臨事制宜 詭道

奇計

方畧

元徽中桂陽王休範舉兵於潯陽朝廷惶駭與褚淵等
集議中書省議莫有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
因淹緩以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
請頓師新亭以當其鋒因索筆下議中書舍人孫
千齡與休範有密契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道
成正色曰賊今已據梁山豈可得再據新亭既是
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乃單車白服至新亭築壘
未畢賊前軍已至道成方解衣髙卧以安衆心乃

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髙道慶等浮舸與
賊水戰大破之斬休範首餘賊進至杜姥宅車騎
將軍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冠軍將軍沈懐明於
石頭奔散張永潰於白下宫内傳新亭亦陷太后
執蒼梧王手泣曰天下事敗矣道成遣軍正陳顯
達等從石頭濟淮間道自承明門入衛宫闕休範
黨典籤許公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赴
休範投名者千數至是道成隨得輒燒之登城北

謂曰劉休範父子皆已戮屍在南岡下觀汝等名
皆已焚除勿懼也乃分遣衆軍擊平賊黨道成振
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人也
唐郭虔瓘為北庭都護突厥默啜遣其子移温克汗及
同俄特勒率精騎圍逼北庭虔瓘率衆固守特勒
單騎親逼城下虔瓘使勇士伏於路左突起斬之
賊衆既無酋長相率於城下乞降請盡軍中衣資
器械以贖特勒及聞其死三軍慟哭便引退默啜大

恐頡利亦遣石阿失畢與特勒偕領兵以特勒死
不敢歸率妻孥降
馬燧鎮太原燧以晉陽王業所起都城東西平易受敵
時天下騷動北邊數有緊急乃引晉水界汾而注
城之東瀦以為池寇至計有守陴者萬人又決汾
水環城多為池沼植柳以固堤太原承鮑政範防
百井敗軍之後兵甲寡弱燧乃悉名將吏收牧馬
廝役得千餘人悉補騎卒教之數月為精兵造甲

者必令長短三等以稱士卒服被

田悦與晉青恒鄆兵通謀自率兵三萬圍邢州次臨洺築重城絶其内外以拒救兵邢將李洪臨洺張伾皆堅守昭義軍告急詔燧將步騎二萬與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行營兵馬使李晟合軍救臨洺燧軍出崞口未過險持書喻悦為好語悦謂燧畏之十一月師次邯鄲悦遣使至燧燧皆斬之遣兵擊破其前軍射殺其將成炫之悦自攻臨洺遣大將

楊朝光將兵萬人於臨洺南雙崗東西列二柵以禦燧燧率李抱真李晟進軍營於二柵中其夜東柵逃歸燧明日進軍營明山取其棄柵置輜重悅謂將吏曰朝光堅柵不下假令燧等盡鋭攻之比數日計不能下殺傷必甚吾必拔臨洺賞勞軍士而與之戰必勝之術也悅乃分恒州李惟岳兵五千以助朝光燧率兵攻朝光田悅將萬餘人救之燧令大將李自良李奉國將奇兵合神策軍於雙

崗禦之令曰悅得過者斬自良等擊却悅燧乃縱
火車以焚其柵斬朝光及大將盧子昌及首五千
餘級生虜八百餘人居五日進軍至臨洺田悅悉
軍復戰燧自將銳兵拒其衡口凡百餘合士皆死
戰悅兵大敗
曲環鎮許州劉昌裔為屯田副使有兵馬使安國寧留
後上官涚謀反以城降蔡賊事洩昌裔密計斬之
即召其麾下千餘人賞以酒食縑二匹伏兵要害

令持繖者悉斬之無一人得脫

史思明亂王師敗績乘勝而西李光弼整餘衆行至洛謂晉守帯陟曰賊乘鄴下之勝冄犯王畿宜按甲以挫其鋒不利速戰洛城非禦備之所公計若何陟曰加兵陝州退守潼關據險以待之足挫其鋭矣光弼曰此兵之常勢非用竒之䇿也夫兩軍相守貴進尺寸之間今尒委百里而不顧足張賊勢也若移軍河陽北阻澤潞三城以抗勝即擒之敗

則自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
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侍中何不守之光弼曰若
守洛城汜水嶗嶺皆須人守子為兵馬判官能守
之乎遂移牒留守及河南尹并司官徒坊市居人出
城避寇空其城率軍士運油鐵諸物以為戰守之
備時史思明已至偃師光弼軍方至石橋令秉炬
徐行與賊相隨而不敢犯一夜入河陽三城排門
守備賊憚光弼威畧頓兵白馬寺南不敢出犯宮

闕

李愬爲隨唐鄧節度使討吴元濟愬當兵士摧敗之餘氣勢傷沮愬揣知其情乃不肅軍陣不齊部伍或以不肅爲言愬曰衆方安袁尚書之寛易吾不欲使其改備乃紿告三軍曰天子知愬柔而忍耻故令撫養爾輩戰者非吾事也衆軍信而樂之愬士卒傷夷者親自撫之其賊既敗高袁二師且輕愬名位無所畏憚頗懈備居半歳知人可用乃謀襲

蔡表請濟師詔河中鄜防奇兵二千人益之由是
脩葺器械陰計戎事諜知賊中虛實陳許節度使
李光顏勇冠諸軍賊悉以精卒拒光顏愬乘其無
備遂襲蔡州取元濟以獻

李抱真鎮昭義軍留後密揣山東當有變上黨且當兵
衝是時乘戰餘之地土瘠賦重人民益困無以養
軍乃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
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

按簿而試之以示賞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則皆善射抱真曰可用矣於是閱之鄉丁得成卒二萬不仰衣食於官府而倉庫益實乃繕甲兵為戰具遂雄視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冠諸軍乃遣門客賈林說王武俊合從擊朱泚武俊許之時兩軍尚相疑抱真乃以數騎詣武俊營武俊設備甚嚴抱真曰朱泚李希烈僭竊大位朱滔攻圍洺州嘗欲凌駕吾與足下既不能自效於數賊之間乃捨九

桀天子而北面臣反虜乎廼者聖工在奉天下罪
己之詔可謂禹湯之主也因言及播越持武俊涕
泗交下武俊亦哭感慟左右因退卧武俊帳中酣
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
身已許公死敵矣飯訖結為兄弟而别約明日合
戰遂擊破朱滔於涇城
五代後唐李存進將王師據德勝渡汴軍據楊村渡在
上流汴人取洛陽編竹木造浮梁以濟軍士王師

以船渡緩急難濟存進率意造浮橋軍吏曰河橋須竹笮大艑兩岸石倉鐵牛以為固今無竹木竊慮難成存進曰成筭在心必有所立乃課軍造竹笮維大船數十艘作土山巨木於岸以繫之初軍中皆謂無成月餘橋建制度周至於是皆服其巧

智

符存審初為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太祖北代至棗強存審以奇兵三千屯於趙州初梁軍聲言五十

萬存審以兵少不敵心頗憂之謂裨將趙行實曰
但得老賊在東別將在西來尚可從容畫策不旬
日楊師厚攻棗強賀德倫寇蓨縣攻城甚急存審
謂趙行實曰吾王方事北面南鄙之事付我等數
人今西道無人蓨縣危急我等坐觀其獘何以自
安老賊既不下蓨城必西寇深冀不預為方畧則
滋蔓難圖與公等輕騎而行觀其所向選精騎八
百急趣信都扼下博橋道存審令史建唐李嗣弘

分兵拒守建唐分麾下五百騎為五軍一軍之衡水一軍之南宫一軍之信都一軍之阜城自將一軍深入各命俘賊討芻粮者十人而會于下博橋翊日諸軍所至遇梁軍之樵芻者執數百人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為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梁祖引師厚兵就德倫共攻蓨縣始至縣西未置營嗣弘建唐各領百餘騎用賊旗幟與芻粮者相雜而行至暮及賀德倫營門殺其門者縱火

大呼俘斬而旋其芻樵者斷手臂者歸言晉大兵至梁祖大駭遂夜遁

本朝李繼遷陷清遠軍以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署蔡翰為鈐轄領步騎六萬援靈州上問以策畧超上二圖其一置資糧在軍中布兵周援賊無以鈔畧其一遇賊即變而為陣其外即分列遊兵持勁弩則遇賊易聚而可併力上甚奬之

五路討李繼遷以李仲貴為麟府州濁輪寨路都部署

召對便殿因言賊居沙磧中逐水草畜牧無定居
便於戰鬬利則進不利則走今五路齊入彼閙兵
勢大或不來接戰且謀遠遁欲追則人馬乏食欲
守則地無堅壘臣輩無功何顔以見陛下太祖善
之出御劍以賜又累遣使撫勞至則諸將果無大
功

權奇

春秋時齊師宋師次於郎魯侯禦之公子偃曰宋師不

整可敗也偃魯大夫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雩門魯南城門皐比虎皮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

晉楚相持城濮之戰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左當陳蔡楚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西鬬宜申子上鬬勃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斾而退之斾大旗也又建二斾而退使若大將稍却欒枝使輿

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詐為衆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

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故詐以東為願也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鍥刻也欲絕追者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葱靈輜車名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

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攻之大敗之

華登帥吳師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可借死於難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請君待復戰決勝負乃狗曰揚徽者公徒也徽幟也衆從之公自陽門見之見廚人揚徽陽門國門名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若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

北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於新里

晉師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也

楚師伐吳鍼尹固與王同舟王執燧象以奔吳師燧象以火燒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

戰國燕師伐齊以下七十餘城圍即墨末下齊將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色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

穴夜縱火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奔燕軍燕軍視之皆龍文大驚盡被觸死傷五千人因銜枚縱擊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聲動天地燕軍敗復齊七十餘城

宋將宗慤征林邑還入象浦大渠南來注浦宋師阻渠置陣林邑王傾國來迎限渠不得渡以具裝被象諸將憚之請待前後軍進然後擊慤曰不然吾已屠其堅城破其鋭衆士氣方勵彼已破膽一戰可

定何疑焉慤以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制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慤率兵直渡渠奮擊遂克林邑

王鎮惡與武帝期尅洛陽既而鎮惡至潼關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艟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内泝渭而進艦外不見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舟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遂流去鎮惡撫慰士

卒曰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粮已逐流去豈復有求生之理惟死戰可立大功士卒莫不爭先遂克長安

秦苻堅陷襄陽晉將桓冲攻之堅及慕容垂等率步騎五萬救之以石越為前鋒次于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炬於木枝光照數十里冲懼引還

永王璘拒命肅宗詔中使官談廷瑶招討之判官李銑

裴茂以廣陵步卒三千同出於瓜步洲廣張旗幟
耀於江津璘登陴望之竟日始有懼色其夕銑等
多燒火人執兩炬以疑之隔江望者遥見火光亘
十餘里以為官軍悉濟矣璘率妻子及麾下宵遁
朱滔師幽州建中初成德李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
位滔與張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束鹿束鹿遂陷
命偏裨守之進圍深州惟岳統萬餘衆及田悅援
兵圍束鹿惟岳將王武俊以騎三萬横進滔繪帛

為猴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皷譟奮馳賊馬驚亂

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

臨陣制宜

春秋時晉陽處父侵蔡楚子救之與晉師夾泜水名而軍

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

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若使楚渡成陣而後戰遲

速惟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

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使涉而薄我

悔將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楚欲退使晉渡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

東晉盧循寇逼建業劉道規司馬王鎮之及將軍檀道濟到彥之等赴援朝廷至潯陽鎮為循黨荀林所破林乘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已尅建業而桓謙自長安入蜀詔以謙為荆州刺史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尅江陵道規乃會將士戒之曰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欲去者不禁因夜開城門衆咸憚服莫

有去者

唐張守珪為瓜州刺史使墨離軍使領衆築戍州板堞纔立賊暴至城上城中相顧失色雖相率登陴率無守禦之意守珪曰彼衆我寡創夷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乃於城上置酒作樂賊徒疑城中有備而退因縱兵擊敗之

大歷中城涇州段秀實當留後馬璘奉詔徙鎮涇州其士衆嘗四鎮北庭赴難中原僑居驟移頗為勞怨

刀斧將士童義因人心動摇導以為亂或告其事且曰候嚴警皷為約矣秀實乃名告人陽怒失節且戒曰每更籌盡必來報之輒延數刻四更畢而曉至刻既差亂不能作告者復曰今夜將焚草場期救火者同作亂秀實嚴警備夜半火發令於軍中曰救火者斬之童義居外營請入救火不許明日斬之

王翊為河中少尹有裨將淩正横暴擾軍政約至夜皷

諜斬關以逐翊有告者翊縮夜漏數刻以差其期賊驚駭遂誅正軍城乂安

王甫代宗時武將也廣德元年十月吐蕃犯長安甫誘長安惡少數百人集六衛鼓於朱雀街大鼓之吐蕃聞而震懾乘夜遁初吐蕃既至廣武王承宗將刼京城安工匠整隊伍及是聞鼓聲謂有變遂俱奔潰

本朝王師平成都虎捷都校吕翰與綿州都校全師雄

謀叛賊約以三鼓攻城裨將曹翰諜知之戒掌漏者但擊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而遁王師襲破之

太祖朝劍外初平馮瓚知梓州視事纔數日僞軍校上官進嘯聚士卒千餘衆刼村民數萬人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箠梃相撻擊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躬自率衆巡城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更賊悉遁去因縱兵追之擒工官進斬於市招誘餘黨得千餘人

並赦其罪令復業郡境以安

太宗朝契丹入寇詔趙延進與崔翰李繼隆將兵八萬禦之賜陣圖分為八隊師次蒲城敵騎奄至延進乘高望之東西亘野翰等方按圖布陣陣相去百步延進曰主上委吾等以邊事期於尅敵今敵衆若此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違令而獲利不猶愈於辱國乎倘有喪敗則延進獨當其責於是改為二陣前後相副士衆皆喜三戰咸捷

太平興國元年梅山洞蠻叛命田紹武翟守素分路掩擊至邵州聞蠻酋包漢陽死去其居十里為陣大敗之擒蠻二萬令軍中取利劍二百斬之留五十餘人遣歸曉諭諸洞自是蠻人不擾三年梅山洞蠻恃險又叛詔遣翟守素率諸州屯兵往擊之值霖雨彌旬弓弩解弛不堪挽明日將接戰守素一夕令削木為弩及旦賊奄至交射之賊遂敗乘勝逐北盡平其巢穴先是數郡大吏富人多與賊帥

包漢陽交通既而得其書數百封守素並焚之反側以定

端拱初李繼隆為定州部署朝議有寇至令堅壁清野勿戰一日敵衆寇蒲城至唐河護軍袁繼忠慷慨請出師中黄門林延壽等五人以詔書止之繼隆曰閫外之事將軍得專乃與繼忠出兵戰數合擊走之

詭道

後漢初馮異將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明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出救兵少以示弱賊見之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暮賊氣衰伏兵猝起衣服相亂赤眉不能識别衆遂驚潰追擊之破於崤底

後漢末袁尚出軍於平原使其將審配守鄴曹操攻鄴城袁尚聞鄴急棄平原而救欲入城以計事主簿李孚請行尚曰急當何所辦孚曰今鄴圍甚堅多

人則不可乎乃自選温信者三人不示其謀各給駿馬金鐸戎罷伺日暮直抵鄴下自稱曹公都督巡歷圍壘所遇呵責失候者輙箠之自東歷西徑入曹公營當城門復怒守圍者縛之因開圍馳至城下配以繩引之乎得入城中皷譟皆呼萬歲守圍者以狀聞操笑曰此非徒入方且復出乎計事訖欲還而外圍益急謂配曰城中穀少無用老弱不如驅出之以省穀配從之乃夜簡得一千人皆

令持白旛秉脂燭三門而出請降孚將所乘騎隨

降人而出時圍吏聞城中愿降火光照耀但共觀

火不復視圍孚乃歸明日操聞孚已得去曰果如

吾言

曹操征馬超軍於渭南超率騎衝突營不得立地又純

沙不勝版築婁伯子說操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

以水灌之營壘可就也公從之其夜朔風大作水

與沙交凍比明視之堅如鐵石

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與魏軍二十餘戰多捷軍至
歷城以資運將竭欲還卒有降魏者具說粮食已
罄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
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資糧有餘故不復逼以
降者為妄斬之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
命軍士悉去甲白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
不敢追乃歸
後魏万俟醜奴稱亂關右魏將賀拔岳討之軍於汧渭

之間宣言遠近曰今氣候漸熱非討征之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為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山之北百里納川使太尉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其千人以下為柵者亦有數處且田且守拔岳知其勢分乃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諸路然後諸軍盡發昧朝攻圍元進柵拔之諸所俘執皆放之其餘柵悉降拔岳宣言徑取涇州具刺史侯長貴亦以城降醜奴乃棄平亭而

走

齊王憲大舉東討憲為前鋒守雀鼠谷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棲原宇文盛守汾水關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為營不須帳幕可伐栢為菴示有處所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王分軍萬人向千里徑令其衆入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宇文盛馳告急憲自救之齊人遽退文盛與柱國侯莫陳芮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

又救之會被敕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栢菴為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

後周將賀若敦率騎六千渡江取陳湘州陳將侯瑱過之江路遂斷糧援遂絶人懷危懼敦於是分兵鈔掠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粮少乃於營内聚土覆之以米因召側近村人佯有所訪問使於營外遥見遂即遣之瑱等聞以為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老之敦又增脩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軍中數有

叛人乘馬投瑱瑱遂納之敎又别取一馬牽以趣
船令船中遂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
上後伏兵於江岸遣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稱
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竟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敎
發伏掩之盡溺又湘羅之人乘輕船載米粟及籠
鷄鴨以餉瑱軍敎患之乃僞使人裝船伏甲士於
中瑱兵見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敎甲士出而
擒之此後實有船餉並不敢取相持歲餘瑱不能

制

隋開皇中文帝大議伐陳諸將皆云大江闊遠兵不習水以為疑襄邑公賀若弼獻十策其一請多造船船既多賊必防礙更甚今南地無馬請付傍江諸州二十歲已上老馬令飼以平陳為名賊必懼求馬擬戰密勅刺史令私買博大船江南下濕時不宜馬不逾周年並當死盡終不為彼用陳叔寶果大造船輸船市馬輸既多方覺不使而止高熲請所

得博船運諸州米為貯壽陽穿大池以蓄魚遨遊為名造船做水戰仍以賀若弼為壽州總管終以此平陳

韋雲起討契丹以其與突厥相通素無猜忌雲起既入其界使突厥詐云向柳城郡欲共高麗交易勿言營中有隋使敢漏泄者斬契丹果不為備去其營百里詐復南渡夜復還去營五十里結陣而宿契丹弗之知也既明萬騎俱發襲之盡獲其男女四

萬口女子及畜産以半賜突厥餘將入朝男子皆殺之煬帝大喜集百官曰雲起用突厥而平契丹

五代梁太祖屯軍于岐下晉軍潛襲絳州前軍不利晉軍恃勢而攻臨汾叔宗嚴倫禦乃於軍中選壯士二人深目虬鬚貌如沙陁者令就襄陽縣牧馬於道州晉軍見之不疑二人因雜其行間俄而伺隙各擒一人而來晉軍大驚且疑有伏兵遂退據蒲城

葛從周圍兖州兖州人不出從周詐揚言并人鄆人來救即引軍趨高吴夜半潛却歸岩朱謹果出兵攻外壕梁軍突出掩殺千餘人生擒都將孫漢筠

奇計

春秋時吴伐楚吴公子光喪其乘舟餘皇光請于衆曰今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收之以救死藉衆力以取舟衆許之使長鬛者三人長鬛多髭鬚與吴人異形狀詐為其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從之

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吴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吴將周瑜使甘寧據夷陵魏將曹仁圍寧吕蒙往救之乃遣三百人斫柴斷險道賊敗走可得其馬到夷陵即交戰所殺過半仁衆夜遁行過柴道皆捨馬步走蒙兵追擊獲馬三百疋方船載以還

東晉劉裕北征廣固嶺南賊將徐道覆說其帥盧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尅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為

也循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乃使人伐材木於南
康山云將下都貨之倫力少不能得致即賤賣之
價減數倍居人雖貧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急
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百數以故般板大積而百
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案賣券而取之無得匿者
乃并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郡
諸守相皆委任奔走
晉劉裕率兵伐後秦姚泓後魏遣將鵝青等步騎十萬

屯河北常有數千騎緣河隨晉軍進止時晉軍緣
河南岸牽百丈繩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輙為
魏人所殺掠遣軍纔過岸即退軍還復來宋武乃
遣白直隊主丁旿率七百人車七百乘於河北岸
上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頭抱河弓弩畢張使
立一白旄魏人乃初不觧其意並未動宋武先命
將朱超石戒嚴白旄既舉超石馳往復之并齎大
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柵排於轅上魏人見營

陣立乃進圍營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之魏軍四
面俱至攻營於是百弩俱發又遣善射者叢射之
魏衆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賫大鎚并大弩千
餘張乃斷矟長三四尺以鎚之一矟輒洞貫三四
人魏衆不能當遂奔潰
宋檀祇為廣陵相亡命司馬國藩兄弟自北徐州聚衆
數百潛過淮陰因夜晦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得入
叫喚直上廳事祇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脚

入密語左右曰賊來暗得入掩我不備但打五更
賊懼曉必逸賊驟聞鼓鳴將謂曉遂奔散追擊盡
獲之
武帝謀討劉毅王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為
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蒯恩
領百舸前發鎮惡受命晝夜兼行聲言到兗州殺
為信然不設備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舸步行
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上岸立

鎮惡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使長嚴令後有大
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徑前襲城津
百姓皆言劉藩實上宴然不疑將至城逢毅嬖將
朱顯之馳前問藩所在軍中答曰在後及至軍後
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
上便躍馬告毅令閉城鎮惡亦馳追入城便因風
縱火燒城南門及東門而襲破之
東昏侯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就荆州蕭穎冑兵襲蕭衍

衍時為雍州刺史將起兵慮頴胄不同遣頴胄親人參軍王天虎詣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書與頴胄勸同舉兵頴胄意猶未决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賫書與頴胄及其弟頴達且設奇畧以疑之是時或云山陽謀殺頴胄入荆州舉兵及山陽至江安遅回十日餘不上頴胄大懼計無所出夜呼參軍席闡文與柳忱閉閤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固非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又

衆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久復不為
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
諸侯覇業成矣山陽遲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
天虎則疑可釋至而圖之動罔不濟詰旦穎胄謂
天虎曰天下之事懸在於卿今就卿借頭以詐山
陽昔樊於期亦以頭借荊軻乃斬天虎以示山陽
山陽大喜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穎
胄穎胄使劉孝慶等伏兵城内山陽入門即於軍

中斬之

侯景反宣城王大䍐都督城内諸軍事羊侃副之軍旅指揮一決於侃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旅衆乃少安景縱火燒諸門侃使鑿門上為竅下水沒火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俄盡景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

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卧觀之車動果倒景又東西起土山以臨城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反於城内築土山以應之會大雨城内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令多擲火繩以斷其路徐於内築城人不能入

葛榮率衆將向洛陽衆號百萬魏將爾朱榮自太原討之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

為奇兵分督將以上三人為一處有數百騎令所在處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工各賫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壯士勇者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擒葛榮

東魏高仲密反魏宇文泰帥諸軍應之至洛陽圍河橋南城東魏兵十萬至河北泰縱火船於上流以燒

河橋東魏斛律金使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上岸橋遂獲全

魏將于謹嘗率輕騎出塞覘候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衆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部分軍衆者鐵勒望見之疑有伏兵既恃其衆不以為慮乃進軍逼謹謹常乘駿馬名紫騮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為謹也皆爭逐之謹乃率餘軍擊追騎賊

遂奔走因得入塞

南齊將魯康祖趙公政率衆萬餘侵魏豫州大倉口魏將傅永率三千人擊之時康祖等軍於淮南永舍於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所營即夜分兵為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以瓠盛火渡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祖等果親領兵來所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祖

等㑹趨淮水火即競起不能記其本濟處遂望永所置火爭渡水深溺死斬首千級生擒公政康祖人馬墜淮水及曉獲其尸斬首并公政送京師

後趙將石虎領兵救陳州為祖逖所敗收兵掠豫州留將桃豹守州故城居西臺逖遣韓潛等居東臺同一城賊從南門出入牧放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人負運真米偽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運米者

棄走賊獲米謂逖士衆豊飽而已飢久益懼無復

膽氣

後周末楊堅為丞相輔政尉遲迥在河北拒命河南州縣多從迥堅遣于仲文討之迥將檀讓屯成武别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未能猝至方槌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遽至遂抜成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

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至金鄉將宣蜀公令即尉遲迥賞賜將士金鄉人謂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偽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淨遥見仲文軍至以為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地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寛其妻子其衆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絶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出軍數里設伏於麻地

中兩陣纔合伏兵俱發曳柴皷譟塵埃漲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沭水死水為之不流獲檀讓轞送京師江南悉平

韓雄除徐州刺史東魏雍州刺史郭政畧接境頗為邊患雄密圖之輕將千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結束若東魏人狀詐若自河陽叛投闗西者畧出馳之雄自後射之畧墜馬遂斬畧首

隋達奚長儒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吕梁陳援軍

至軌令長儒拒之長儒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沉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之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縱兵大破之獲吴明徹

劉方授驩州道行軍總管征林邑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闍黎江賊據南岸立栅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既渡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至率衆而陣方與戰偽奔梵

志逐之象多陷地顛蹶轉相驚駭軍遂亂方又以
弩射象象中瘡却走蹂其陣因以銳師繼之梵志
大敗而走俘馘萬計於是濟區粟渡六里前後每
戰必捷進至大緣江賊據險又擊破之經馬援銅
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梵志棄城入海方入城獲
其廟主十八皆鑄金為之汙其宮室刻石記功而
還
漢王諒據并州反代州總管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喬鍾

馗圍景煬帝詔楊義臣率兵救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義臣於山谷間晡後與鍾馗戰兵初合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馗軍不知以為伏兵發因而奔潰縱擊大破之

唐北狄鐵勒薛延陁發同羅僕骨回紇等合二十萬渡漠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可汗李思摩之部思摩引其種落走朔州留精騎以拒戰薛延陁

乘之及塞太宗乃令張儉李勣等率兵數道擊之太宗戒之曰延陁負其兵力踰漠而來經途數千里馬已疲瘦夫用兵之道先利速進不利速退吾先勑思摩燒薙秋草延陁粮肉日盡野無所獲頃有諜者來云其馬畜齧嗷林木皮革略盡卿等掎角思摩不須前戰俟其將退一時奮擊制勝之舉也先是延陁擊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等皆以步戰而勝及其將來寇也先講武於國中教習步戰

每五人以一人經習戰陣者使執馬而四人前戰尅勝即授馬以追奔失於應接罪至於死没其家口以賞戰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兵先合勲退延陁乘勝逐之勲兵拒擊延陁弓矢俱發傷我戰馬勲令去馬步陣率長矟數百為隊齊奮衝之其衆潰散副總管薛萬徹率數千騎收其執馬者其衆失馬大敗

高宗遣將軍裴行儉討突厥於黑山至朔州謂其下曰

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尚詐前日蕭嗣業運粮為突厥所掠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為此謀宜有以詐之乃詐為粮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為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敵果至羸兵棄車散走敵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方擬取粮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敵驚走復為伏兵所邀殺獲幾盡自是粮運無敢近者

雍熙初張齊賢知代州敵騎自胡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都署盧漢斌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三千出正之右誓衆感慨一以當百敵遂却走循胡盧河南而西先是約都部署潘美以并師來會戰無何間使為敵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美之衆為敵所乘俄而美有使至大師出并州四十里至栢井忽得密詔東路王師衂於君子館有詔并之全軍不

得出戰已還州矣于時敵騎塞州齊賢曰敵知美之來而未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萬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敵遥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人於土墱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千餘鎧甲甚衆齊賢歸功漢斌捷奏至太宗嘉之優詔褒美

武經總要後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武經總要後集卷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畢所諿

武經總要後集卷四

宋 曾公亮等 撰

故事四

將貪必敗

將貴輕財

將驕必敗

臨敵易將

不矜伐

矜伐致敗

將帥自表異以奪敵心

將帥自表異致敗

均服　　隱語

先鋒後殿　　擊其後

退師

將貴輕財

漢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賞賜輒分與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産事將兵之絶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士卒不盡餐不嘗食士卒以此愛樂為用也

賚嬰為大將軍嬰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
所得金陳廊廡下軍吏過輒裁量其用金無入家者
後漢祭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光武以為刺姦將
軍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
魏曹真累遷大司馬每征行與將士同甘苦軍賞不足
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為用
魏田豫為護烏丸鮮卑校尉後為護匈奴中郎將并州
刺史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敵人私遺

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

西魏將梁椿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

每踐敵境咸得其力

唐李勣為行軍總管前後戰勝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

蕭瑀出為河池郡守即日遣之既至郡有山賊萬餘人

寇暴縱横瑀潛募敢勇之士設奇而擊之當陣而

降其衆所獲財畜咸賞有功由是人竭其力

馬燧討田悅先戰燧誓軍中曰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既

勝盡出其家財以頒將士德宗嘉之詔度支出財錢五萬貫行賞還燧家財

石雄為豐州刺史雄臨財甚廉每破賊立功朝廷時有賜予皆不入私室置於軍門首取一分餘並分給以此軍士感義皆思奮發

將貪必敗

晉張燕為巴邑太守時泰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飢餓流入漢中固保于城漸為抄盜梁州刺史張殷遣

燕討之定窘急偽乞降於燕并餽金銀燕喜為之

緩師定寇結李雄雄遣衆救之燕退定遂進逼漢

中太守杜正仲東奔魏燕亦棄官而遁

前秦苻堅遣王猛伐前燕慕容暐師次潞州燕將慕容

評率兵守禦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度率騎

五千夜從間道起火於高山因燒評營衆遁先是

評素性貪鄙障固山川賣柴鬻水積錢絹如丘陵

三軍莫有鬬志因而大敗

王玄謨為寧朔將軍北征將士多離怨玄謨素營貨利
疋布貴及千錢以此倍失人心及魏大武軍至乃
奔退麾下散亡畧盡
唐獨孤懷恩武德中為工部尚書率士討賊素無籌畧
貪冒財貨頻為賊所敗高祖屢下詔責之
王佖為靈鹽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每於河壖
先貯材木朔方節度使每遣人潛載之委於急流
終莫能成蕃人知佖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并

役戍橋仍築月城圍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似
黷貨邊上至今患焉
李彖古爲安南都護爲土賊楊清所殺彖古貪縱人心
不附安南數日城陷故及於害
李泳爲河陽節度使泳本以市人發迹禁軍以賄賂交
通遂至鎮武節度轉爲河陽所至以貪殘爲務恃
所交結不畏憲章犒宴所陳果實皆以木刻綵繪
聚斂無已人不堪命遂至於亂數日方止文宗貶

泳豐州長史

臨敵易將

戰國燕昭王使將樂毅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二城未下惠王嗣立聽齊間以騎刼代毅遂為齊將田單所敗

後周楊堅為相尉遲迥據湘州舉兵堅命工柱國韋孝寛為東道元帥師次永橋軍於沁東會沁水漲未得渡長史李詢密啓堅云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

等並受尉遲迥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堅深以為
憂謀代此三人李得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
國家貴臣未相伏從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
者安知其能盡腹心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臨
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括所以取敗
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畧為諸將由來
所信伏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偽縱有異志必不敢
動堅大悟即令高熲馳驛往軍中監視諸將節度

竟成大功

將驕必敗

春秋時楚大饑庸人率羣蠻以畔楚庸人楚屬國也楚使廬戢黎侵庸庸人逐之囚子揚窻窻戢黎官屬也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且起王卒合而後進楚將潘尫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與之遇七遇皆北惟裨鯈魚人實逐之裨鯈魚庸三邑也輕楚故但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

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馹傳車也臨品地名分為二隊隊部也兩道攻之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伐庸遂滅之

秦末項梁起兵吳中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秦三川守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必敗臣竊為君畏之梁不聽迺使宋義於齊路逢高陵君曰公將見項梁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其將章邯夜銜枚擊梁大破之定陶

梁敗而死梁自號武信君

後魏崔延伯既破秦賊乃與蕭寶寅率衆會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疋軍威甚盛時万俟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爾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倡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内為鎖柱教習彊兵負而趨走號為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縁原北上衆軍將出未戰之門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

緩師竇寅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鬬俄而宿勤明速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工馬突陣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大敗
後周末丞相堅輔政大將尉遲迥在河北舉兵拒命遣兵畧地河南州縣多下之丞相堅遣于仲文率兵討之仲文兵至汴州之東倪塢烏古反與迥將劉子

昂劉德玉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𨍏堤迴將檀讓
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排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偽
北讓軍頗驕於是仲文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
讓軍生獲五千餘人

隋末翟讓李密起兵於河南滎陽郡守張須陀以兵攻
讓讓數為須陀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
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驕狠可一戰而擒之公
且列陣以待保為公敗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

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詐與戰不利軍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讓合擊須陀衆大敗遂斬須陀

矜伐致敗

春秋時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

其不設備乎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

前秦苻堅議伐晉石越曰吳人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二之釁臣愚以為利用脩德未宜動師堅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遂與師苻融攻陷壽春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進衆軍掎角擒賊必矣堅大悦恐謝石等遁去乃捨大

軍於頓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遂為謝玄所敗

不矜伐

後漢馮異為偏將軍從光武破王郎封應侯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輙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晉朱伺為陶侃騎督將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守楊珉每請督將議拒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諸將軍何

以不言伺答曰諸人以口擊賊伺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也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是以勝矣珉大笑

將帥自表異致敗

春秋時狄人伐衛于滎澤衛師敗績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遂滅衛

東晉末桓玄篡位劉裕起義師討之玄敗泝流奔荆州留其將何澹之郭銓郭昶之守溢口劉裕將何無

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謂衆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曰澹之不在其中縱得無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之則獲因縱兵進攻可一鼓而敗也遂攻獲舫因傳呼曰得澹之矣賊衆驚撓無忌之衆亦畏然因乘勝勢繼進無忌鼓譟赴之銓等大潰

宋晉安公子勛舉兵潯陽宋將殷孝祖討之時賊據赭

圻孝祖進與賊合戰常以鼓盖自隨軍中相謂曰
殷統軍具將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異
若善射者十人共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為矢
所中而死
東魏大將高歡與西魏大將宇文泰戰邙山其時泰見
歡出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令賀拔勝總之
以犯其軍敵與歡相遇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乘
勝逐歡數十里刃垂及之會勝馬為流矢所中死

比副騎至歡已逸去矣

高敖曹與侯景等攻魏將獨孤信于金墉城大將宇文泰率衆救之戰於邙山敖曹心輕敵建旗蓋以陵陣周人盡鋭擊之一軍皆没敖曹輕騎走河陽城仰呼求繩不得拔劍斫門未徹而追至敖曹奮頭呼曰來吾與汝鬬國人追之者斬之

將帥自表異以奪敵心

唐朱泚之亂李懷光自河北赴難李晟每將合戰必自

異衣錦裘繡帽前行親自指道懷光望見惡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宜自表餙以啗賊也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畏服故欲令先識以奪其心耳懷光益不悅

均服

後周河橋之戰王思政下馬用長矟左右橫擊之一擊踣數人時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絶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惟着破衣

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有悵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已蘇乃割衣裹瘡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軍

隱語軍政急難不可使衆知因假物另隱語諭之

春秋時楚師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展故以卯呼之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麯鞠窮亦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欲為謬語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濕藥將疾也

曰目於眢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亟視虛廢井而求拯焉出溺為拯若為茅絰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也井須哭乃應以為信

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吳申叔儀乞粮于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氏魯大夫舊相識

曰佩玉蘂兮余無所繫之蘂服飾裕也已獨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者矣

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一盛一器也睨視也褐寒賤之人言但得視不得飲

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

呼曰庚癸乎則諾

唐許欽明常出按部突厥默啜率衆數萬奄至城下欽明拒戰久之力屈被賊將所執至靈州城下令說城中早降欽明大呼曰賊中都無飲食城中有美醬乞二升糧米乞二斗墨乞一錠是時賊營處四面阻泥河惟一路得入欽明將此物以諭城中冀其簡兵練將候夜掩襲城中無悟其旨者

先鋒後殿

魏于禁張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為名將太祖每征伐咸

迭為前鋒還為後拒持軍嚴整

晉大將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彊盛玄多募勁勇劉牢之何謙諸葛充髙衡劉軌田洛孫元忠等以驍猛應募領驍鋭為前鋒百戰百勝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所向必克

隋大將楊素馭戎嚴整每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陷陣而還者斬之又令三五百人復如前法將士恐慄有必死之心戰無不勝從素征

伐者微功必録雖嚴忍士亦願從

梁韋叡為輔國將軍伐魏合肥既平高祖詔班師去賊頗近懼為所躡叡遣輜重居前乘小輿後殿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後周齊王憲從文帝與齊人相拒帝已去晉州留憲拒後憲阻水為陣齊領軍段暢至橋憲隔水問暢姓名暢曰領軍段暢也公復為誰憲曰我魏侯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何用隱言名位憲

乃曰我齊王也遍指陳王純以下並以告之暢鞭馬去憲即命旋軍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鋭憲與開府于文忻為殿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三人齊衆乃退

祿山反詔關内節度使李嗣業與郭子儀僕固懐恩等掎角長安廣平王俶收長安陳於香積寺北灃水之東嗣業以北庭軍為前鋒王思禮為後軍戈鋋皷鞞震曜山野列長陣待之賊將李歸仁初以鋭

師數來挑戰因攢矢逐之賊軍大至我師囂亂嗣業曰今若不以身啖寇決戰于陣萬死兾一生我軍無孑遺矣乃脫衣執長刀立陣前大呼當者人馬死碎陣復整嗣業師前軍各執長刀而進所向摧靡

蘇定方貞觀初為通府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于磧石靖使定方率二百騎為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霧歇望見其牙帳掩殺數十百人頡利

及脩公主狼狽散走餘衆俯伏請軍既至遂悉降代宗幸陜避吐蕃雍王為中軍先鋒以僕固懷恩為副領河東朔方節度使行營及鎮西回紇兵馬赴陜州并令諸道節度一時齊進懷恩與回紇左隊為先鋒觀軍容使魚朝恩陜州節度郭英乂為後殿自澠池入懷恩等師至黄水賊徒數萬堅柵自固懷恩陣于西原上廣張旗幟以當之命驍騎及回紇之衆傍南山出於東北兩軍旗内應表裏合擊

之一鼓而殺賊數萬

五代梁牛存節大舉以伐淮南至濠州東門前軍失利於清口砦軍退至淠河無復隊伍存節遏其後與諸將釋騎步鬬諸軍稍得濟收合所部兵并敗兵共八千餘人至於淮涘時不食已四五日矣存節訓勵部分以禦追寇遂得旋師

王景仁伐壽州至霍丘接戰擒賊將袁叢王彦威王璠等送京師俄而朱瑾以大軍至景仁力戰不屈常

以數騎身先奮擊寇不敢逼乃引兵還及濟淮復後殿軍故不甚岌瑾亦不敢北渡

擊其後

春秋時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畧行也行吳界將侵之）沈尹戍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速召也）吳踵楚（隨楚之後）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汭水西曲）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歸遺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大夫也）王及圉陽還（楚地）

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

後漢赤眉青犢十餘萬衆並在射犬（漢野王縣有射犬衆）光武引兵將擊之耿純軍在前去營數里賊忽夜攻純兩軍營中士多傷純勒部曲堅立不動選敢死士二千人俱持強弩使銜枚間行純出賊後齊聲呼譟彊弩並發賊衆驚走追擊遂破之

宋柳元景為隋郡太守既至而蠻反斷驛道欲攻郡郡虛糧兵又乏元景設方畧得六七百人乃分五百

人乇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閒郡遣重戍豈悟城内兵少且表裏合勢於計為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兵潛出其後戒曰火鋒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投鄭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

南齊末蕭衍舉兵伐雍州東下雍州今襄陽郡大軍已次江寧衍使呂僧珍與王茂率精騎先登移頓於越城僧珍守白板齊東昏侯將李居士知城中衆少率鋭

卒萬人直來薄城下僧珍謂將士曰今既力不敵不可與戰亦勿遥射須至城裹當併力破之俄而皆越城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守陴者復踰城而下内外齊擊居士等應時奔散

陳將周炅鎮安蘄等州北齊遣陸騫將衆二萬出巴蘄與炅相遇炅留羸弱輜重設疑兵以當之身率精騎由間道以邀其後敗之

後魏于謹邙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麾下偽降立於路左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為虞謹自後擊之敵人大駭又收兵於後奮擊神武神武軍亂以此大軍得全

唐吐谷渾寇邊詔右僕射李靖為崑崙道行軍大總管江夏王道宗與吏部尚書侯君集副之賊聞兵至走入嶂山已行數千里諸將議息兵道宗固請追討李靖然之君集不從道宗遂帥偏師兼行倍道

去大軍十日追及之賊據險要道宗潛遣千餘騎
踰山襲其後賊表裏受敵一時奔潰
吐谷渾党項寇邊詔霍國公柴紹討之敵據高臨下射
紹軍矢下如雨紹乃遣人彈琵琶二女子對舞敵
異之駐弓矢相與聚觀紹見敵陣不整密使精騎
自後擊之敵大潰斬首五百餘級
王君㚟為隴右節度使吐蕃大將悉諾邏率衆入寇大
斗谷及移攻甘州焚燒市里而去君㚟以其兵疲

遂整士馬掩其後君奐先令人潛入賊境於歸路燒草悉諾邏還至大非川將息甲牧馬野草被燒皆盡馬死過半君奐襲其後至青海時海水氷合君奐率將士乘氷而渡悉諾邏輜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側君奐縱兵盡獲之及羊馬萬計

梁師都作亂高祖遣延州總管段德操討之師都與突厥之衆數千騎來寇延安營於野猪嶺德操以衆寡不敵按甲閉壘伺師郁稍怠遣副總管梁禮率

衆擊之德操以輕騎出其不意師都與禮酣戰久之德操多張旗幟掩至其後師都驚潰虜男女二百餘人

元和中西戎頻歲犯邊史奉敬與節度杜叔良請兵三千備一月糧深入蕃界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授之奉敬既行十餘日人莫知其所向皆謂吐蕃盡殺之矣乃由他道深入突出蕃衆之後戎大驚奉敬率衆大破之殺戮不可勝紀

唐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進收長安回紇遣葉護領四千騎助國討賊郭子儀與葉護晏狎脩好相與誓平國難子儀奉元帥為中軍與賊將安守忠李歸仁戰京師香積寺之北王師結陣亘三十里賊衆十萬餘陳于北歸仁先薄我軍亂李嗣業奮命馳突擒賊十餘騎乃定回紇以奇兵出賊陣後夾攻之賊軍大潰斬首六萬級賊將張道儒守長安聞敗奔陝翌日廣平王入京師

本朝太平興國中北敵至定州奪唐河橋李重進召李繼宣田紹贇赴援紹贇為賊所敗繼宣獨按部轉鬬入定州敵北去重進命將五千騎躡其後抵拒唐河及賊據楊疃繼宣徑掩擊之賊焚廬舍而遁

劉延翰四年從征太原劉繼元降車駕北征俶班師命延翰李漢瓊率兵屯真定崔彥進屯關南崔翰屯定州上謂延翰等曰敵人必來寇邊當會兵設伏夾擊之必大捷是冬敵果縱兵南牧延翰先陣於

徐河彦進率師出墨蘆堤北縁長城西行南下長城銜枚躡敵後崔翰李漢瓊兵亦至合擊之大敗敵衆於蒲城端拱中威虜軍糧餽不繼敵欲窺取之上遣大將李繼隆發真定屯兵萬人護送輜重數十乘敵將于越諜知之率精鋭數萬騎將邀王師邊將尹繼倫領步騎千餘巡塞上正當敵所入道敵不擊而過往襲大軍繼倫謂麾下曰敵視我猶魚肉若捷回日乘勝驅我北去不捷亦洩怒於

我將無遺類矣今可卷甲銜枚襲其後敵銳氣前去其心輕我已甚我雖力戰而死猶不失忠義豈能為異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軍中秣馬俟夜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河徐行天未明敵去大軍四五里會飲食訖將戰繼隆列陣以待之繼倫出其不意從後急擊殺其將一人號皮室皮室者敵相也衆遂驚亂于越方食失七箸為短兵中其臂其傷甚乘善馬先遁敵望見大軍奔北大

潰自相蹂踐死者無數餘黨皆引去自是敵人不敢窺邊以繼倫面黑相戒曰當避黑大王

景德元年契丹南牧真宗與之繼好戎人請盟北歸所過猶侵掠不已遂以張凝為緣邊安撫使提兵躡其後敵乃出境不復肆畧

退師

前漢高帝被匈奴圍於平城七日高宗使間使厚遺閼氏迺開圍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向

奮擊而出與大軍合冒頓引兵去

後周大將晉公護伐齊遣將尉遲迥圍洛陽為敵所敗周將達奚武與齊王憲屯於邙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欲還固爭未决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大王少年未經軍事豈可將數營士衆一朝輕棄乎憲遂從之全軍而返齊人弗悟而不追若追之必克也

五代黃文靖佐葛從周送朱崇節入潞會晉軍十餘萬屯外垣砦文靖慮孤軍難守乃與葛從周啓闔出師文靖為殿後命矢刄皆外向持重而還晉人不敢逼

武經總要後集卷四